

职教前沿

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

扎实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高文兵

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城市“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的总体部署。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和 policy 保障。

为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教育部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成员城市为示范,以省会城市为引领,以地级市为重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逐步扩大覆盖面。目前,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一是从顶层设计来看,出台系列文件强化了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引领力。2023年教育部印发《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将“加强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为首要建设项目;教育部职成司先后出台《“一市一策”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行动方案》《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任务清单》《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指导性指标》《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南》等文件,发布了《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行动杭州宣言》;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政策举措,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制定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工作细则》。这些政策体系的持续健全,确保了学习型城市建设成为落实城市工作部署的重要依托平台。

二是从进展来看,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这一做法高度契合会议提出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任务要求。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已达到126个城市,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107个,县级市(区)19个,浙江、江苏、吉林已将学习型城市建设拓展到县级市(区),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成员已覆盖近6.66亿人口。全国已有12个城市加入了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和武汉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

三是从实践来看,制度创新与特色发展成为鲜明标志。各地在实践中坚持会议强调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注重特色发展。4个直辖市一直走在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前列,北京凸显首善标准、文化赋能特色,上海以全球视野、机制创新为特点,天津深耕产教融合、构建职继协同,重庆聚焦城乡统筹、加速数字突围建设。各地加强地方立法,上海市、河北省、福建省等省市出台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各地坚持“一市一策”,培育打造了一批品牌工作项目,如兰州“黄河之滨也很美一读者之城,书香兰州”系列活



视觉中国 供图

动项目、南昌“党建引领‘康养乐’之家1+8+X”项目等。

四是从突破来看,数字赋能正在重塑学习形态。南京市以社区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城市建设;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精心搭建“互联网+教育”平台;唐山市丰南区推广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省市级优质资源库,实现资源全域互通。这些实践探索为落实会议关于“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的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以智能化手段实现城市学习资源普惠、精准、高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五是从保障来看,政策创新为长远发展注入动力。许多城市在加强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破解社区教育、成人教育教师职称评定难题等方面积极探索,如安徽省淮北市明确从事终身教育的教师在职务、职称、工资、进修培训等方面与其他学校教师享受同

等待遇;江苏省常州市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这些政策创新呼应了会议关于“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的要求。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数字资源共建、整合、共享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与会议提出的目标紧密相关,亟须通过深化学习型城市建设来加以破解。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将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真正让学习成为城市的鲜明特质、市民的生活方式。为此,要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一要强化协同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贯彻会议关于“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的要求,各地各城市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统筹、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机制,将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度融入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各部门工作。

二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智能高效的学习生态。这是落实会议建设“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为此,要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协同融合,把终身学习作为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夯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数字基座,既要推进广度的数字化转型,广泛整合各类资源,建立统一的“城市学习资源地图”,让优质资源触手可及,也要关注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个性化学习推荐、学习路径规划,创建泛在多元、体验式的学习场景。

三要坚持特色引领,形成互通联动的发展态势。贯彻会议关于“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的部署,强化区域协同、资源共享和制度创新,推动形成跨区域学习型城市协同机制。各城市要找准各自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特色和重要突破点,同时要注重城市间的互通联动,强化信息共享、资源互补、政策联动、特色创新。省会城市发挥优质资源集聚优势,加强示范引领,形成“1+N”发展格局。同一区域或相邻区域的城市要探索建立区域性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体,服务区域特色发展。

四要厚植学习文化,营造人人向学、时时能学的城市风尚。这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在要求,顺应了会议提出的“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战略方向。要着力打造学习品牌、学习地标,策划城市读书节、技能大赛等品牌活动,建好城市书房、创新工坊等学习地标。要加强宣传引导,利用融媒体讲好百姓学习之星、“大国工匠”的成长故事,传播“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深入开展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以点带面,让学习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建设学习型城市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将是一个与会议提出的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长期过程,要在为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发展创新型国家服务,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走出一条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城市发展之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领域研究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希望更多的城市加入到学习型城市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围绕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战略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

职苑评说

产教融合实践要重视“效度”

方桐清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在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典型案例。但是从总体看,一些院校的产教融合实践仍停留在形式层面,持续性不强,实践效度不高,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高职院校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科学定位、有所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把握产教融合规律,重视产教融合实践的准确性、有用性,即“效度”。

敏感把握“融合”新导向。产教融合理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指导思想,其概念则是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正式提出。之后,国家又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产教融合的政策和法规,有效推进了我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的“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重点任务,第二期“双高计划”明确的“产教融合高质量”目标导向,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要求的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项目任务,都鲜明地导向高职产教融合的高质量、能落地、可持续,具有不同于中职、普通高校的“复杂技术技能”的高职特色。高职院校如何把握新导向、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精髓,通过实践创新突破“形式合作”“一头热”,实现可持续、真融合、高效度,还需要更深入地把握产教融合的本质内涵和实现机理。

准确把握“融合”的本质。产教融合是产、教“跨界”合作,在合作中实现融合,体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这既是政策要求,又是产、教双向需求使然。从政策要求和合作主体来看,产教融合有两层关系:宏观上指产业界与教育界深度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表现为彼此契合;微观上指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表现为浑然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导向和要求,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和实践,这两种关系都具有“融合”特征,其本质是利益关联、相互赋能、跨界共赢。利益关联要求具体教育因素与产业发展因素、企业生产因素深度融合,形成“你也好我也好”的利益共同体。相互赋能要求相互关联因素有机链接,形成“彼此成就”的能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是索取式、依附式的单向度能量流动,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华丽贴面,而是具有共生、共促形态,具有跃升、裂变性质的生态共赢关系。

科学把握“融合”的机理。融合是合作主体从观念到实操到结果再继续合作的有机循环过程,产教融合就是融合主体、客体、主客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相互成就的逻辑。高职院校与合作方的融合,首先要要有合作的需求和对对方合作的意愿,这是能够推进合作行为、实现合作结果的前提;然后经过由浅入深的项目对接、协议签署、合作行动来实现合作方各自的预期目标。在这一合作过程中,需要经过项目推进、协调配合、过程协调、调整充实、彼此获益的复合性环节。从高职院校来看,合作内容体现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上,合作核心则体现在教师深度参与、学生成长受益上。如果合作过程愉快、合作结果共赢,合作行动就可持续,就能形成“彼此离不开”并可以量化评价合作成熟度的融合关系。科学有效的产教融合,是建立在价值追求、利益需要、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具有高效度的契约关系。

理性把握“融合”的基础。市场主体多元,合作主体各有特色和优势,任何合作都具有“回报性”特点,产教融合相关合作方能否“戴上眼”“携起手”“倾心合作”,关键在于合作能否取得给予彼此显性可见、难以取代的合作“回报”。显然,高职院校要有与合作主体顺利并持续开展合作,首先学校应具备有用、有益、有效的合作资源、合作优势和合作能力;同时,合作伙伴也能为学校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文化育人等带来丰厚回报。回报是双向度的,既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文化层面的,这是能够深度“融合”的基础。高职院校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必须深入把握自身的人才、专业等教育资源优势,明确自己能为对方提供什么;也要科学识别合作对象,深入把握对方的文化、资源和技术优势,确保合作成果能反哺人才培养、助推学校发展。合作内容、合作对象准确,合作行为、合作成果有用,合作效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礎。

务实把握“融合”的深度和方式。研究视角不同,对产教融合的认识程度、深浅把握、推进方式、表达形式、归因分析也会有所不同。高职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时需要明确:要不要推进融合、我能融入什么、我能融得什么、和谁融最优、深层融合还是浅层合作。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再优选合作项目、合作伙伴、合作方式、合作深度、合作广度,既可以根据人才培养、专业发展、办学需要选择单项目、单主体、短时间的合作,也可以选择多项目与单主体、多项目与多主体长时间立体式的合作;既可以形成集团式融合体,也可以形成区域联合式、行业融合式的共创共生的共同体;合作预期既可以是具有显式度的合作成果,也可以是价值隐含的合作成果,还可以是供给侧、需求侧诸要素深度融合的合作成果。产教融合目标是校企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等融合效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合作深度取决于合作目标的设立和创新成果的支持力,合作方式取决于合作的目的性、资源的支持度、制度的供给度。因此,产教融合实践效度必须建立在融合态度、融合深度和融合方式的科学耦合上。

(作者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关键挑战与精准破局

研者视界

徐付生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是深化中国特色学徒制、支撑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举措。该计划自2022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至2024年首批106个国家项目落地,已进入从蓝图到实效的攻坚阶段,急需政行企校协同破解深层结构性难题。

挑战一:
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当前缺乏统一权威、动态更新的能力标准体系,院校与企业对“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能创新”等核心能力认知存在差异,导致培养目标模糊。评价环节往往重结果轻过程、重校内轻现场、重能力轻素养,难以量化真实工程场景中的操作熟练度、系统决策力与技术创新转化效果。评价主体仍以教育系统内部为主,方式多局限于笔试和静态实操,难以实现从入学起点到工程技术岗位进阶的全周期、连续性能力追踪与增值评价,制约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

对策: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增值评价体系。破局的关键在于建立以企业岗位能力图谱为基准、数据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现代评价体系。一是能力画像数据化。深度融合企业岗位标准,构建覆盖基础操作工艺、系统管理协作、高阶创新创造的三级指标库,如将抽象能力转化为设备调试精度、异常响应时效、优化提案采纳率等可量化观测点。二是过程评价智能化。如特定岗位可在实训基地与企业上岗部署物联网传感器与机器视觉系

统,自动采集学生操作轨迹、协作交互等过程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技能成长曲线,生成动态能力热力图与增值雷达图。三是主体协同多元化。建设校企共建评价数据平台,推动企业技术骨干深度参与标准制定与结果认定,如引入真实项目绩效、客户满意度等外部维度。四是反馈应用闭环化。即时生成能力短板及改进方案的结构化报告,驱动教学团队优化项目设计,形成“评价—反馈—改进”闭环机制。

挑战二:
人才产出效能式微

专业集群建设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课程体系更新频率与岗位技能迭代速度形成明显时差。教师团队对主流及前沿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校内实训设备承载的教学项目有限,缺乏基于真实生产痛点的高阶项目载体。院校科研与区域产业技术需求结合松散,毕业生普遍面临核心技术转化率低、岗位适应期长等问题,难以满足企业对“上岗即用”型工程师的迫切需求。

对策:打造敏捷响应的产教融合引擎。首要是推进专业群动态优化。联合头部企业建立产业链—技术链—岗位链—专业链实时映射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能缺口,动态调整专业方向与核心课程模块。核心支撑是师资与资源升级。实施教师企业实践浸润计划,引导参与技术攻关;柔性引进企业专家组建双元混编团队,开发基于真实场景的模块化课程;共建区域性先进实训中心与工业级虚拟仿真资源库。关键抓手是强化项目实战。将企业产线优化、“智改数转”等真实项目拆解为梯度化教学任务,推行“校中厂、厂中校”项目制教学,学生在双导师指导下完成从基础操作到系统优化的能力跃

迁。长效保障是建立技术反哺循环。鼓励师生团队承接企业横向课题,将技术攻关过程转化为教学案例库,形成“技术反哺教学—教学输送人才—人才赋能产业”闭环。

挑战三:
实践教学项目前瞻性缺失

产业前沿主体参与不足,院校主导项目难触及智能产线优化、预测性维护等真实痛点及人工智能质检、数字孪生应用等未来场景。项目内容多聚焦静态单一技能训练,缺乏跨部门协同、数据驱动决策等复合能力模块化设计。资源支撑与真实工程环境脱节,缺乏真实生产数据与先进虚拟仿真平台,学生难以锤炼数据感知与流程优化等核心能力。

对策:构建数实融合的高阶项目开发机制。打造对接产业前沿的高效供给体系。首先,建立结构化协同开发机制。建议可在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组织试点,组建企业一线工程师、院校教师、科研专家构成的项目开发委员会,明确任务共解、人才优选等权责机制。其次,构建分层递进项目体系。开发基础操作层(如设备调试与数据采集)、系统管理层(如跨工序协作与设备综合效率优化)、创新应用层(如企业真实痛点攻关)三级进阶项目库,建立季度更新淘汰机制。再次,强化数实融合赋能。整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与企业实时生产数据,构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高仿真工程环境,让学生在拟真场景中完成参数调整、异常诊断与方案推演。

挑战四:
职业发展通道结构性失衡

现场工程师项目遴选面临专业冷热不